

常语笔存 清 睢州汤 斌潜庵着

人皆可以为尧舜要体察我之可为尧舜者何在识得工夫自不容己

问喜怒哀乐未发曰当于人欲净尽时验之既而曰先儒教人看未发前气象正是教人下手作工夫最亲切处

问岳生鸢飞鱼跃如何是子思子吃紧为人处答曰鸢鱼上下皆道之机也吾人体道不可须臾离亦是如此曰然满前洋溢俱是发育峻极何处得个空闲容吾疏放耶然却随处自有个恰好的道理一切将迎期必总用不着所以工夫正在勿忘勿助之间

学者读书不务身体力行专为先儒辨同异亦是玩物丧志先儒之言都是自己用工夫体认过来无一句不是实话总之源头澄澈随时立教不妨互异正当反求之身识其所以同者勿向话头讨分晓始得

问仁之体可以一言尽否曰仁体极难形似如何一言可尽仁者得天地生物之心此言最宜体会近代学者皆以近溪为禅近溪蚤岁于释典丹经无不探讨晚年语录一本诸大学孝弟慈之旨绝口不及二氏其孙伯愚尝私阅中峯广录近溪一见辄持去曰汝曹慎勿观此禅宗之说最令人躲闪一入其中如落陷穽更能转出头来后归圣学者百无一二惟究心大学孝弟慈之旨足矣近溪世所号为近禅者其言如此则沈溺讹淫者可不知所戒哉

夜坐岳生闲问曰先儒有因人泛问辄曰汝辈是拣心中疑的问是拣难的问盖非诚心切问先儒常不轻答

一日举必有事焉勿忘勿助长以告曰助长非必着力紧促只容些小私意便是

先儒尝有言顿悟之非不知悟未有不顿者但必学问真积力久方有一旦豁然大悟处是顿因于渐也古人由悟而悔由悔而悟其实用功一日憬然醒悟浑身汗下透出本来面目从前误亦有益若不痛不痒剽窃圣贤言语糟粕纵步趋无失究竟成一乡原到对天质人处心中多少愧怍

时有以助长为患者曰心体原是天机动静内外无不周流但时时体认天理不令昏散亦不可躁迫须知必有事焉工夫原极精密勿助长非松放之谓也稍松放便忘非必有事矣总之一涉有意便是私心人不患思虑不宁只患心体未透

学者最怕是实未了然之心含糊归依以实未湊泊之身将就冒认

小人只是不认得独字

问事亲从兄有许多仪节亦不可不知曰如何可不知但所谓仪节如问安视膳昏定晨省此念从何而起侍父母而问安视膳昏定晨省有时离父母则仪节于何处行须要透得孝弟根源则充之足以保四海矣

问何思何虑曰何思何虑非全无思虑也观同归殊途一致百虑可见非无思虑惟得其所谓一致者虽千变万化而寂然者是在也

心中有趣纔得乐此趣从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从戒慎恐惧而出学者先有用

力处后有得力处

窦敏修为泌阳谕请问曰官无论尊卑各有当尽之职为一官即尽一职便是天地
位万物育气象至于教之一事培养人材潜移世运关系特重

凡人为一善事则心安而体舒为一不善事则心不安而色愧可见人一身内浑是
天理于此便见人性皆善人能随事体察勿亏此心本体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
这便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工夫故格物是要紧事

事不论大小只论是非学者须令事事合理一事不可忽略故曰浩然之气是集义
所生者

理流行于天地间不有此身虚而无着此身关系最重不可不敬其身

道在日用任人一步一趋无往不有天理流行之妙若舍却子臣弟友更有何道故
曰中庸不可能也曰惟中庸故难能惟难能故入其中愈寻味愈乐

为学工夫只在当下作如今日作宰相便有宰相当下该作底推之他事皆然

或问孟子言性善阳明言无善无恶心之体何也曰此是对有善有恶意之动而言
心之体不但恶非所有即善亦不得而名也善亦不得而名乃为至善孟子言性善究竟
是于情上看出性之善如何可说下言知善知恶是良知这良知便是性致良知便是扩
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俱该在内故说智也该四端宋儒言主敬阳明恐学者过于执着
呆守一敬字反是不敬故教人只提醒良知便是其言无善无恶只是教人涵养未发勿
过执着而已

凡事功不从心性上发出于自己毫无干涉若于心性上毫无亏欠颜子之蔬水箪
瓢便是禹稷事业

圣贤学问只在心性上用功譬如种树日于根本上培养灌溉久之自然畅茂条达
纵未畅茂条达根本自在今人只于枝叶上用功外面纵极好看究之全非己有

今人为学须持心坚牢如铁壁铜墙一切毁誉是非略不为其所动乃可渐入若有一
毫为人的意思未有不入于流俗者

*呜呼此先大夫之所常语也先大夫与臣言归于忠与子言归于孝平居讲习讨论
以日求所未至有来问者未尝不竭诚而发其覆也盖言之可传者百此矣惜无志之者
皆莫有存焉溥尝有所志矣先大夫见辄削去曰此未必是吾他年稍自信当笔以付汝
其后领史事任经筵出抚江南入为东宫讲官日无暇晷迄不能有所论著也溥痛先大
夫心得不传于后将追述绪论以行于世自居丧以来昏昏然如忆梦中将成而复悔曰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今以无知小子追思其疑似彷彿毫厘千里为罪滋大此编巩县姚
岳生记者十之五柘城窦敏修记者十之二钱塘沈昭嗣记者十之三各因所闻偶焉尔
然皆记于当时失焉者犹寡因稍加订正质箕山先生而梓之呜呼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先大夫存语虽少皆躬行心得之余也苟于此而躬行而心得之则亦可以无憾于其少
也戊辰三月十八日男溥敬识

答陆稼书书

先生正学清德仆私心向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见崇正道辟邪说至意嘉惠良深敬谢敬谢台谕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学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当求入其堂奥不当又自辟门户此不易之定论也再读学术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学之弊又云泾阳景逸未能尽脱姚江之藩篱皆极精当非先生体认功深何能言之凿凿如此独谓某不欲学者诋毁先儒是诚有之然有说焉某少无师承长而荒废茫无所知窃尝泛滥诸家妄有论说其后学稍进心稍细甚悔之反复审择如程朱为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举虽未能望程朱之门墙而不敢有他途之归若夫姚江之学嘉隆以来几遍天下矣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遗余力姚江之学遂衰可谓有功于程朱矣然海内学术浇漓日甚其故何欤盖天下相尚以伪久矣巨公倡之于上随声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欲之场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亦皆著书镂版肆口讥弹曰吾以趋时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见姚江之书连篇累牍无一字发明学术但抉摘其居乡居家隐微之私以自居卫道闲邪之功夫诋以为直圣贤恶之惟学术所关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谓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举术而毁其功业更舍其功业而诋其隐私岂非以学术精微未尝探讨功业昭著未见诋诬而发隐微无据之私可以自快其笔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当年桂文襄之流不过同时忌其功名今何为也责人者贵服人之心自古讲学未有如今之专以谩骂为能者也或曰孟子尝辟杨墨矣杨墨何至无父无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极言之此圣贤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欤夫阳明果为杨墨否姑未暇论窃以谓孟子得孔子之心传者以其知言养气性善尽心之学为能发明圣人之蕴也盖有所谓为孟子者而后能辟杨墨熄邪说闲先圣之道若学术不足继孔子而徒日告于人曰杨墨无父无君也率兽食人也恐无以服杨墨之心而熄其方张之焰矣孟子曰今之与杨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豉又从而招之则知当日之与杨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无片言只字之存则其不足为轻重可知也然则杨墨不传独赖有孟子耳今不务为孟子之知言养气崇仁义贱功利而但与如追放豚之流相颉颃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谕曰阳明尝比朱子于洪水猛兽是诋毁先儒莫阳明若也今亦黜夫诋毁先儒者耳庸何伤窃谓阳明之诋朱子也阳明之大罪过也于朱子何损今人功业文章未能望阳明之万一而止效法其罪过如两口角骂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乐有此报复矣故某之不敢诋斥阳明者非笃信阳明之举也非博长厚之誉也以为欲明程朱之道者当心程朱之心学程朱之学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久之人心咸孚声气自众即笃信阳明者亦晓然知圣学之有真也而翻然从之若曰能谩骂者即程朱之徒彼毁弃坊隅节行亏丧者皆将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学不加进实深自愧惟愿默自体勘求不愧先贤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见然

后徐出数言以就正海内君子未晚此时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为程朱之学者舍先生其谁归故某将奉大教为指南焉道本无穷学贵心得胸中欲请教者甚多容专图晤求先生尽教之

陆稼书先生松阳钞存

仪封张伯行孝先甫订 受业诸子全校

考亭渊源录载郭友仁德元告行朱子曰人若于日间闲言语省得一两句闲人客省得一两人也济事若浑身都在闹场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无事有见成饭吃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愚按德元曾学禅此语系德元所记恐失其真观朱子答刘淳叟曰某旧见李先生尝教命静坐后来看得不然只是一个敬字好方无事时敬于自持及应事时敬于应事读书时敬于读书便自然该贯动静心无时不存又答潘子善云所论为学之意善矣然欲专务静坐又恐堕落那一边去只是虚着此心随动随静无时无处不致其戒谨恐惧之力则自然主宰分明义理昭著矣然着个戒慎恐惧四字已是压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绰提撕令自省觉便是工夫也可见朱子未尝教人静坐况限定半日哉愚故谓德元所记恐失其真几亭陈氏以此二语为朱子教人之法误矣或疑伊川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载于近思录第四卷中朱子于复卦象注曰安静以养微阳也是言初动之时宜静也于咸卦初爻注曰此卦虽主于咸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也是言方动之际宜静也于太极图注曰圣人全动静之德而常本之于静是言未动之先宜静也程朱何尝不言静不知程朱固未尝不言静而未尝限定半日且其所谓静者皆是指敬非如学禅者之静又恐敬之混入于禅也而申言之曰略绰提撕夫敬犹恐其有病也而况专言静乎

朱子白鹿洞学规无诚意正心之目而以处事接物易之其发明大学之意可谓深切着明矣盖所谓诚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为诚正亦就处事接物之际而诚之正之焉耳故传释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为目仁敬孝慈信皆因处事接物而见者也圣贤千言万语欲人之心意范围于义理之中而已而义理不离事物明乎白鹿洞学规之意而凡阳儒阴释之学可不待辨而明○朱子答陈肤仲书云所谓涵养工夫非是闭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后谓之涵养也只要应事接物处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亦即学规之意

存心养性朱子不分作二事谓存得父子之心尽方养得仁之性存得君臣之心尽方养得义之性潜室陈氏亦曰存心即诚意正心之谓养性在其中矣非存心外别有所谓养性工夫愚谓中庸言尊德性而朱子以存心解之亦此意也如分存心养性为二事则尊德性与存心亦二事矣盖止此操存之功就心言之则谓之存就性言之则谓之养谓之尊岂有二耶但孟子言存养则知性之后包小大而言与中庸第二十七章之存心专以道体之大言者不同孟子言存养包省察在其中与中庸首章之存养以省察对言者不同至于中庸言未发已发则又就此心分出动静虞书言人心道心则又就此心分

出公私其言各异而存心养性无二事则一也若异学之存心只有得个人心便难与养性为一

仁义礼知各有体用而以其流行之序言之仁初发出只是一点萌芽及其盛则为礼及其成则为义既成而藏则为知孟子所以指仁为人心义为人路其实仁义礼知皆在心发出来皆是路

学菴通辨所论朱子之心三变至晚年而始定此以朱陆异同而言也魏庄渠与余子积书所论朱子之言三变在中年而已定此以朱子自家用功而言也大抵朱子四十以后初会象山时犹未甚冰炭其论象山处疑信相半多属未定之见盖缘此时识象山未破也而其自家所用功固已本末兼备确有定见矣

朱子诸封事人但见其一味正直然其中仍有一段忠厚和平之意在盖由其从义理发出非从意气发出也

曾点之春风沂水即子思之鸢飞鱼跃盖以道极于至大而无外入于至小而无间随时随地随人皆有当然之理有一毫欠缺便非所以报知己高明广大处有一毫欠缺则大纲便不正精微中庸处有一毫欠缺则万目便不举此即伊尹一夫不获时予之辜意思故谓其有尧舜气象但点只是见得未能行得若三子之沾沾于兵农礼乐视点之所见狭且粗矣然却是实能行得漆雕开所谓斯即是点所见之境界但自知其未能信则其笃志处亦高于点

克己一己字最可怕这个己生于气质成于习染为意必固我为克伐怨欲入于视听言动则为非礼入于喜怒哀乐则为乖戾入于子臣弟友仕止久速礼乐刑政到处成病痛大纲不正万目不举皆是这个作怪能急能缓能刚能柔能显能隐千态万状虽各有轻重浅深之分数不同然有了一分便障了一分义理书之所谓人心惟危圣人江汉以濯秋阳以暴只是能将这个去得净尽无处容留自圣人以下皆是以这个去留之分数为人品之高下

昆山诸庄甫论仁义礼智信最好曰仁义礼智信虽作五件其实是一时俱有的但要识得那一件为政耳如有时仁为政仁主于慈爱而慈爱莫切于子爱而教诲之仁之义也爱而有节文仁之礼也爱而知其恶仁之智也爱而有始有终仁之信也四者缺一则非仁矣如有时礼为政礼主于尊敬而尊敬莫大于君敬而忠爱之礼之仁也敬而裁制之礼之义也敬而每事先见礼之智也敬而终身不易礼之信也四者缺一则非礼矣推之义智信莫不皆然先儒所谓理一而分殊也庄甫此一条盖即十二律旋相为宫之意医家君臣佐使亦然庄甫昆山人隐居嘉定

陆桴亭谓一本万殊犹言有一本然后有万殊是一串说下理一分殊犹言理则一而分则殊是分别说开譬之于水一本万殊者如黄河之水出于一源而分出千条万派皆河水也理一分殊者如止是一水而江河湖海自不同也其说极明但桴亭以理一分殊解一贯愚却未敢以为然一贯是一本万殊不是理一分殊

春秋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谷梁则书庚子于十月之后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则十一月无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谷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为八月二十一日无疑也然以史记考之则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预亦主之朱子论语序说用史记生年而序公羊月日于下于是说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虚六日则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为孔子生日实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说未详孰是吴氏程则又取索隐之说谓史记以周正十一月为属明年故误而朱子因之然索隐亦是臆说非有所据大抵以为二十一日则是己酉岁生七十四年以为二十七日则是庚戌岁生七十三年学者疑则传疑可也必欲强而定之则凿矣

必穷十三经必阅注疏大全必究性理必览朱子文集语类必观通鉴纲目文献通考必读文章正宗得无诗人所谓田甫田乎曰此学者之本务也非甫田也但亦当循序而渐进易曰宽以居之程氏分年读书日程一编真可为学者准绳

周子太极图全是知天命

人无远虑不但是溺于宴安耽于嗜欲如虚无寂灭记诵词章之徒省是不知远虑远虑不是从利害起见只是步步循天理

朱子于易则取先天图取河图洛书于诗则黜小序于大学则不用古本于孝经则作刊误此皆有旋乾转坤之力与汤武拨乱反正同功然有朱子之学则可无朱子之学则妄也明儒往往欲舍朱子而自立门户其高者则管夷吾之内政军令其卑者则商鞅之决裂阡陌而已

朱子谓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来顾今不可复考且从象以下说此与不敢轻言春秋之例同一阙疑之法盖朱子解经有极小心处然放胆处亦从小心处来

何椒丘云自道学不明士名一善而不克终者多矣昔胡邦衡论和议名动遐方及归自海南遂泯泯无闻焉陈宜中论丁大全之奸直声闻天下至其晚节乃附奸相以求进此无他不能善养其气故更忧患而馁耳椒丘此言自好者宜书绅然此所言犹是正气之不克终者也若直出于客气者又无足论矣

孔子之时虚无寂灭自托于上达之说尚少故孔子教人只从下学说起使其循序渐进朱子之时异端之说方且共托于上达而浸灌于学者之耳不先去其疾则孰肯从事于吾所谓下学哉故凡朱子之言性天道言上达者皆所以先去其疾薛文清曰孔子教人说下学处极多说上达处极少至宋诸老先生多将本原发以示人亦时不得不然耳盖此之谓也

程子言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又云性即理也言性即理则义在其中矣仁义礼知皆义也天命之性也达德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则理也率性之道也达道也合而言之则理而已矣朱子大学或问云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物而其用之微妙实不外乎一人之心心管乎天下

之理者也非即理也

人生处处要树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纲目不载严光足加帝腹之事欲学者取其高而不取其傲也读渊明诗者不可不存此意

元史载刘静修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其当有是也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今静修集中叙学一篇不及朱子想是其早年之作其次第亦不如程氏分年日程之详然其谓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必先传注而后疏释先疏释而后议论此是不易之论

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虽纂辑之臣如胡杨金萧无大儒在其间故不无繁冗遗漏之病而大义炳如非程朱之学不载足为学者准绳盖当时承宋元诸儒理学大明之后黑白昭然不必登堂入室之士然后能知圣人之道永乐之政未有善于此者也自成弘以上学术一而风俗同岂非其明效耶

讲良知更讲致良知讲理以顿悟更讲事以渐修此明季诸儒所以救阳明末流之弊也然不知从朱子之格物入则所谓悟与修皆不可据不知尊程子性即理也之解则所谓理者先不真此只救得龙溪诸人之弊不曾救得阳明之弊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说足见用心之切其间好处亦多但圣贤之言旨意深远仔细反复十年二十午尚未见到一二分岂可如此纔方拨冗看得一过便敢遽然立论似此恐不但解释之义有所差错且是气象轻浅直与道理不相似吾辈纔举笔不可不思此一段何曾侍晋武帝宴退谓诸子曰主上开创大业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道也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吾辈才开口不可不思此一段

儿宽带经而钮为左内史推情与下不求名声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间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可谓有真儒循吏之风矣及天子以司马相如封禅书问宽宽对曰封泰山禅梁父帝王之盛事也然享荐之义不着于经非羣臣之所能列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是何言欤亦异于宋孙奭天书之对矣汉书以宽与公孙弘卜式同传有以也夫

东方朔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聪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明此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此数语不善用之则为柳下之不恭又甚则为东方朔之玩世为胡广之中庸为苏味道之模棱善用之即宽则得众之道也其不同处只在分寸上又在时候上如何能恰中其分寸恰中其时候只是主敬穷理晋伯宗曰川泽纳污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路温舒上德缓刑书亦引用此语皆与东方朔同意皆要讲分寸看时候

马贵与云周应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民痛痒常相关而良法可世守自封建变为郡县坏土既广则志虑有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不及竟于是法立而奸生命下而诈起处以简静犹或庶几稍涉繁伙不胜其溃乱矣此是至言然简须要有分寸若简无分寸便是太简欲有分寸须是主敬穷理